

迪奥尼西奥的执念

Dionisio's Stubborn Ideas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深夜，难以入睡的我，突然想起了意大利艺术家迪奥尼西奥·契马莱利和他的雕塑。我本早该动笔写他：一个来自意大利安科纳省杰西城，有着栗色卷发、高鼻深目、精致整洁的男人。他曾四处游历，拥有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成功且富足。这样的人应该有很多故事，可以让我大书特书。然而，在阅读了形形色色的媒体对他的报道之后，我把这篇文章放下了近一个月。我一直在问自己，在这些被故事化了、通俗化了的艺术颂歌中，究竟能否挖掘出某种更为深沉的价值？

思绪的片断飞扬。我在这逐渐变得凉爽的凌晨里，起身眺望城市，天色透出些迎合白日的趣味，但是白日的嘈杂尚未取代隐隐约约的鸟语，窗口鹤掌兰绛紫色的小花和肆无忌惮蔓延的枝叶使城市陡然变得清新透明起来。我的心灵一下子被这种美击中了——对于迪奥尼西奥和他的作品，我突然明白，我要讲一个关于美的执念。

◎木木夕 by Mu Muxi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天生对美有不同于潮流的某种执念。这使得他们常常处于反省的痛苦之中。然而这也引诱着他们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地探索下去。这种执念表现为艺术家所坚持的审美取向和文化诉求。这是决定艺术品呈现方式两个最本质的要素。迪奥尼西奥的艺术创作，则一直保持着古典主义的审美情结，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热忱和兼容并蓄。

迪奥尼西奥身上的古典主义情结大约是与生俱来的。丹纳在《艺术哲学》里认为意大利人的想像力非常古典，是富有艺术天赋的民族。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迪奥尼西奥，便意识到他对美的感受力和表现欲非比寻常。那是在一次次参观意大利的教堂与博物馆时，所萌生的对于艺术的痴痴感动。这种感动也促使他进入了安科纳国立艺术学院学习。

在他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现代风格的抽象雕塑里，他依然没有摒弃对于美的追求。这种美，是东方意象式的古典美学和西方现代主义思维的奇妙组合。那些没有逻辑形态的有机体，糅合了中国书法中对于线条的控制方式以及亨利·摩尔对空间的表现方式，笼罩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与超现实主义的迷幻。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迪奥尼西奥虽然身处地中海的亚平宁半岛，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却在少年时期便埋下了伏笔。20多年前，他曾在意大利的一家书店里偶遇《老子》的意大利文译本，被中国哲学的深邃玄妙深深吸引。来中国之前，他就曾用水墨描绘了梦幻中东方的佛与西方的神。在1986年—1987年期间，他借着完成论文《中国人的脸部构造》的契机，游历了亚洲的中国、日本和泰国。为了这篇17页的论文，他几乎走遍了全中国，拜读了大量中国的水墨作品。如果说当初的水墨作品尚带有较重的素描痕迹，那么在1986年之后，他的中国人物像用墨线勾勒特征，略施淡墨，简洁流畅，竟有白描手法的韵致。

迪奥尼西奥于1989年创作的陶瓷作品《蓝色海》可以被视作他的抽象雕塑的终结之作。在这件作品里，他对传统工艺的爱好也初现端倪。明白这，便可以明白近年来他选择在景德镇创作瓷雕塑的原因之一。

同样在1989年，迪奥尼西奥在意大利卡拉拉美术学院取得雕刻文凭。在1991年—1992年之间为卢浮宫做修缮艺

术品的工作，则一发不可收拾地点燃了他隐藏在意识内核的古典文化激情。迪奥尼西奥投身于艺术品修缮工作，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偶然是因为契机的出现，必然是因为作为一个内心对传统文化充满热爱和崇敬的艺术家，他终究要走一条文化回归的路。在这一次回归的历程中，他从卢浮宫飞越到非洲大地，从非洲又回到意大利瓦尔加德纳的席尔瓦专业学校学习木雕；取得“木雕雕刻师”的文凭后他穿越大洋，来到了中北美洲，在纽约艺术学院进修；随后至北欧的丹麦、芬兰进行教堂雕刻修复的工作；在罗马取得俄罗斯留学奖学金，进入列宾美术学院学习；紧接着到法国教堂担任修复雕刻师一职，并入捷克布拉格美术学院学习，这一年是1999年。在这长达10余年的紧锣密鼓的游历、学习和实践中，处女座追求完美的个性在迪奥尼西奥的身上得到充分的发挥。他用一种非常极致的方式朝着他的目标走去，这也使得他获得了深厚的文化积淀。

厚积而薄发。在2001年，迪奥尼西奥完成了145cm高的大理石雕塑作品《施洗圣约翰》。为了寻找一块洁白无瑕的大理石，他在卡拉拉的山里花费了1个月的时间。至于创作时间，则持续了整整1年。这样漫长的精雕细琢，相较于当下许多快餐式、流水线般生产着的当代艺术品，是难以想象的。《施洗圣约翰》凭借如同15世纪伟大艺术般的完美和卓越的表现力获得了众人的瞩目。这件作品也可说是他十余年学习经典的毕业创作。在此之后，迪奥尼西奥开始在英国、加拿大、沙特阿拉伯、中国等多个国家进行教学和文化交流的工作。

他于2004年再一次踏上了阔别近20年的中国。“一切都那么生机勃勃”——迪奥尼西奥在此感受到了自己喷薄而出的创作激情。他久久地呆在景德镇，做泥胎、烧瓷、设计图案。他的“小孩肖像”“小孩全身像”和以非洲人脸部为原型的“面具”三个系列作品诞生了。这些作品在造型上保持着高贵和典雅的审美情趣，没有浮躁社会的痕迹，没有夸张、颓废和扭曲，有的依然是沉静内敛的美。特别是站立的小孩全身像，上身微微前倾，两手握拳，曲肘分别置于胸和腹部，左脚微微抬起向前，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在这三种基本形上，他变换着装饰性的色彩和图案，对此进行了不同美感

和观念的尝试。以小孩的雕塑为例，其中他将“迪奥尼西奥”几个中文字反复地书写在雕塑的表面之上，有时是金色的表面黑色的字，有时是青白瓷上金色的字，有时是红黄蓝绿色中某种颜色的字，这些绵延不绝的文字，如同神秘的咒语和佛家的经文。尤其当他在金色的背景下用莲花、牡丹、菊花等等图案托起金色的文字之时，尽管小孩的面部是西方式的，我们依然可以体验到非常强烈的东方色彩和奥义。另外，有一件小孩雕塑作品，它的装饰性图案由随意分布的红黄蓝绿赭等颜色的小正方形组成，暗喻了世界各国的国旗，这件作品显得更为国际化，在视觉上令人焕然一新。迪奥尼西奥在这些作品中试图表达一种文化交融后产生的经典美，并注入他对于中国的认识和看法：中国像一个新生的婴儿，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背景下，迈步前进。

迪奥尼西奥的雕塑讲述经典美，但不是简单地重新发现古典。他对美的执念，就这样以鲜明的个人风格延续着……

黑泽明说：再没有比作者的作品能更好地说明作者的了。在黎明的曙光里，我想，我应该开始缄默了，让你们的心全神贯注于作品之上。

